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第二回 遵師言投生擇地 游冥府奉命提魂

虛無子自領師命，二次神遊空中，選視積善之家，以為投生計。殊意神飛天外，俯察塵寰，散處居民。雖繡錯星羅，類皆黑霧漫空，毫無祥光發現。暗自思曰：「此方不谷，非吾投生之地。」雲頭播轉，向西而行。西地紫霧蒙滅，結成一片，周詳審視，究難分善者之所居。將袖拂之，倏起一陣微風，吹紫霧為七段，一段投西之北，三段投西之東，再三段旋繞空中無有定所。虛無子曰：「紫霧凝結，其地必滅。但不能室辨芝蘭，安可輕將吾神墮入凡胎？」於是按下雲頭，墜於雪煉山嶺。雲頭剛墜，當方見而迎曰：「仙子其神遊相外，覽山水之奇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非也。前日道祖身登八卦臺，傷大道之不明，特聚仙真臨臺囑咐，選一道根深蘊者托化人世，一則闡明大道，除卻旁敷；一則鍛鍊仙根，登諸上品。有紫霞真人者，道祖長弟，即吾師也，奉命歸來，高豎聚仙旗於繡雲洞外。俄而旗尖飄舉，霞生五色，金鈴響徹，雲集眾仙。師道其由，盡皆啞然不答。久之，呼吾至座，囑以投世之言。吾恐其任難勝，力辭弗許。紫霞曰：『師觀弟子中，惟爾道根深厚，闡道一事，輪次在爾。爾不應諾，必遭天譴。』吾祈師寬時日，四境游神。細察紅塵，皆陷仙之窟。今限已滿，應合投生。先睹乎東，黑霧迷天；轉西而行，紫霧遙結，知西之勝於東也多矣。但紫霧入目，雖知是地為善地，究不知尤善者為誰。爾司當方，應識此境居民誰為善，誰為尤善，一一指陳，俾吾有地投生。他日闡明大道，爾功不小。」當方曰：「仙子所言，吾何敢輕。以吾管轄計之，共一萬零三百六十八戶。冊中善惡注明無紊，敬呈仙子，隨所擇而投焉。」言已，將冊呈上。虛無子詳細披閱，其中八德有缺四五者，有缺三四與二三者。合冊觀畢，絕無有八德俱全之人。因拭淚言曰：「世人多矣，求一全善者而不得，將何以復吾師命哉？」當方曰：「八德中能全一二，即是善人矣，奚必求全若是？」虛無子曰：「仙子投生，不過暫為鍛鍊，終亦必成上品。既成上品，九玄七祖，皆可超升，八德不全，何敢當此？」當方曰：「如是，則小神所轄，無可以當仙子親矣。」虛無子曰：「西之北其善如何？」當方曰：「是宜詢諸北地當方焉。」

虛無子將神一展，向北而去，駐於黃鶴溪邊。見一女娘沿溪直下，身懷六甲，面帶愁容，頭上祥光時時出現。虛無子欲詢其詳，奈神人相隔，不能與語。口訣吟動，當方拜而迎曰：「仙子呼小神何遣？」虛無子曰：「特呼爾來詢此婦為何人，與其人之行為若何耳？」當方曰：「母家耿氏，所配者常老次子。於歸三載，常子病亡，此婦誓守節操，心如鐵石，兼之翁姑性躁，每加呵斥，毫無怨恨。姑今疾矣，幾次彌留，割股者再，有是節孝，神欽鬼敬。不知仙子何意於此婦而詢之？」虛無子當將投生事訴厥由來。當方曰：「如仙子言，此婦功行可為母否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可則可耳，但吾之生也，宜擇吉日。何日大吉，爾其為吾卜之。」當方曰：「是月廿三，乃天恩主照，投生此日，吉莫大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如是，廿三日爾來導吾常宅投生，毋誤此大事也可。」當方唯唯。

言談及此，東角上金光一縷，閃閃而來。虛無子以為師遣神祇促彼投生，近而視之，虛心子也。謂虛無子曰：「兄領師命托化凡塵，今尚滯滯在茲，其命不幾有負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師命何承負。所以不即投生者，以善人之室驟未能得，今始得之也。」虛心子曰：「誰氏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即溪右常老之次媳耳。」虛心子曰：「卜吉何日？」虛無子曰：「是月廿三，無可待矣。」虛心子曰：「兄此一行，功滿登天，不生不滅，吾輩庸庸碌碌，不知何日乃能及兄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兄道甚高，即不鍛鍊，亦是上品。」虛心子未及回言，虛無子已神飛天際，歸得洞府。眾友問其投生有地，皆煮黃梁以為賀。

無何，廿三已至，虛無子拜辭紫霞、眾友，直投常宅。未見當方，口訣一吟，當方由常宅出。虛無子曰：「命爾導吾，爾其忘耶？」當方曰：「吾候久矣。仙子不至，恐其別有所投。轉瞬間一道祥光落於宅內，小神驚而入視，而牀頭呱呱，已產子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此何鬼妖，竊吾投生之所？」袖中默會，知是虛心子，跌足言曰：「吾今而知言宜謹也。」當方慰之曰：「別豈無善地乎？」虛無子無可如何，只得神立雲頭，又往異地而擇之。

向南四望，遙觀南面黑霧內白光突起，挺立千尋。神墜其間，乃一帶柳林，林外翠竹青松，交相掩映；轉從東去，紅垣在目，耳聞垣內書聲隱隱。當誦口訣，當方見而跪迎曰：「仙子何來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吾見此宅白光挺立，不識宅中有何善人，特呼爾而一詢耳。」當方曰：「是宅李翁所住。翁世代孝友，故有此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翁有子乎？」當方曰：「只一子，名榮慶，年始十六，已服青衫，今三旬矣，因科名未就，尚日日吟哦。仙子所聞書聲者，即其人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榮慶有幾子耶？」當方曰：「弄瓦者一，弄璋尚有待之。」虛無子喜曰：「吾欲入世投生，此宅正合吾意。」當方曰：「論翁富豪，可甲一郡；論翁孝友，可以動天。仙子如欲投生，則榮慶之妻已負孕十月矣。」虛無子曰：「果爾，吾筮吉臨塵，爾可為吾先導。」當方諾，虛無子遂隱神光於宅內，候其時至而蒂落焉。

韶光易逝，誕期已臨。無垢子忽然而至曰：「吾奉師命來與爾言。爾入胎降地時，須將『塵根易墜、仙體難還』八字，常記於心，切不可稍去諸懷以自誤也。」言已，乘雲而去。虛無子謂當方曰：「投生是其時乎？」當方曰：「是其時矣。」虛無子即赴母懷，霎時墜地。

丫輩見產麟兒，喜報李翁，翁命僕婦溫水洗潔。洗左能以左臂就洗，右亦能以右臂將，僕婦笑曰：「始出母懷，似知人事，此子後日的是非凡。」及母以乳哺之，不食，再哺，再不食。母驚曰：「兒有疾耶？何乳之不食也？」其子答曰：「兒無疾，只畏將師父『塵根易墜、仙體難還』八字忘卻，故口常誦而忘饑耳。」其母駭而他適。家人驚詢，母以乳子能言告，自此畏近其子矣。李翁聞之異，於門外詢曰：「汝妖乎？鬼乎？可為吾告之。」其子曰：「吾非妖鬼，乃仙也。」翁曰：「仙子何入凡胎？」其子曰：「為闡道計，不得不然。腹饑矣，母可以胡麻飼我。」李翁駭，家人亦駭。僕婦曰：「此必怪也，不除終為家害。」丫環曰：「相公望嗣多年，如其死之，安知復能產子否也。」僕婦曰：「乳子能言，千古罕有，留之，始而以言駭人，終而以口噉人矣，吾輩安能逃乎？」丫環曰：「此必世之多言而辯者，初來投生，尚禁不慣嘴兒，不如留以長成，為吾鄉作一說客。」僕婦曰：「乳子即能嚼舌，待長成時必顛倒此方是非。且請之翁，看將若何？」翁曰：「誅之。」僕婦聞言，撩袖之室。乳子曰：「爾色怒甚，意欲何為？」僕婦曰：「誅怪耳。」乳子曰：「爾乃真怪，不自誅己，反欲誅吾耶？」僕婦曰：「吾怪安在？」乳子曰：「絕人血食，毒如蛇蠍，非怪而何？」僕婦忿然，以手緊逼其喉，乳子氣無所伸而命絕。

魂離軀殼，暗自恨曰：「不生爾室，別豈無可投之家乎？」遂離李宅，向前徐行。

約行十里，見數童子遊戲松下。虛無子亦坐於是，謂童子曰：「爾輩在此何幹？」童子曰：「遊戲耳。」虛無子曰：「手執花幡，又將何用？」童子曰：「引魂耳。」虛無子曰：「職司引魂，吾問爾陰曹究何光景？」童子曰：「陰曹地面，寬闊無際，隨所之而皆有勝境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吾與爾輩偕行可乎？」童子曰：「有胡不可，但不知爾屬何界人物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平常者流，何足掛齒。」童子曰：「如是隨吾行之。」路過火風山下，遙見猛火飛逐行人。虛無子駭然曰：「是火也，胡為乎向人而逐乎？」童子曰：「火由地生，蓋自天派，司火神將，管束嚴謹，火亦不敢肆焉。其向人而逐者，是人在世必忤逆父母，不顧庭幃之養，沒入此間，猛火無故飛騰，毀濫身軀，以昭逆報也。」虛無子立視良久，童子催促前進。

行至寬廣之地，見一犢高大異常，凡遇來人，觸之以角，觸碎而食，喉似雷鳴。虛無子曰：「犢厲如是，其殆世之稱犢犢而不通人事者歟？」童子曰：「君言過矣。」虛無子曰：「以吾思之，世之一理不知，橫逆加人，而自號為豪傑者，比於是犢，殆有甚焉。」童子曰：「是犢也，陰曹特設以報食犢脯、殺犢軀者，世豈有是犢哉？」虛無子曰：「爾之言犢，吾已知矣。而左旁犬子盈千累萬，遇人而嚼者，其亦世之守財犬以及騰口食人者所化歟？」童子曰：「否。是犬也。天地生之以報擊犬而食犬者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前之暗無天日、黑霧瀰漫者，即世所謂枉死城耶？」童子曰：「然。」上之騰騰紫氣、音樂噉嘈者，又何所哉？童子

曰：「升仙國耳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升仙國中何榮若此？」童子曰：「人生斯世，能敦倫紀，見善即行，縱不能拔宅飛升，亦必名列仙班，以彰為善之報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升仙之說，其在是矣。前山古洞中龜行如蟻，是物也，何如是之多乎？」童子曰：「是洞由轉輪車內而出，龜也，其實皆人所化耳。」虛無子曰：「人胡以化龜耶？」童子曰：「世之毀人器具而匿其形者化之，交友不信、遇患難而縮首者化之，不顧廉恥、一味縱淫薦枕、詠及新臺者化之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北面矮室內剖人腹而抽其腸者，何哉？」童子曰：「世之使詐懷裡而害人性命者，剖之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山麓牛馬成群，又來何自？」童子曰：「此則世之痞騙錢銀而離人妻子、間人骨肉者所化焉。」虛無子尚欲問詢，童子曰：「陰曹之事，一言難盡，一時難窺。爾欲何之，吾將歸矣。」撒手而去。

虛無子途程不識，左走右奔，適被銅頭鬼王見之，知為仙子臨凡，真性迷卻。竊自喜曰：「吾專司七百里野鬼，難以統攝，不如收此人於麾下，伏彼珊瑚仙骨鎮壓鬼魂，俟到時有可乘，好統吾部屬投生，以為世擾。」計議已決，化一少年男子，約與偕行。虛無子正畏迷途難返，當即隨歸鬼窟。投生闖道之命，自此已忘。

紫霞真人默會得知，遂書法旨，命淨塵子身入冥府，捉返真魂。淨塵子得命前來，直向鬼王索鱗鬼王曰：「吾奉玉旨管轄鬼魂，政務甚煩，何時得遇上界仙子？」淨塵子曰：「爾言未遇，胡鬼窟中一縷祥光，直射窟外？」鬼王曰：「祥光發現，即仙子哉？鬼中能存善念，又豈無祥光乎？」淨塵子見其言語支吾，將塵一揮，鬼王連跌二次，忙將陰風駕動，與淨塵子鬥於天半。酣戰良久，鬼王力不能敵，取出觸仙銅錘，向空拋之。淨塵子敗回洞府，稟之紫霞。紫霞乘五色祥雲，直逐鬼王。鬼王不服，復與相鬥。紫霞怒，拋下紫霞瓶，吞鬼王於瓶內。鬼王於內一變，化蠅而逃。紫霞口吐金光，照耀大千世界。

鬼王知難逃遁，手捧玉旨，竟到凌霄，奏紫霞恃仙欺鬼。紫霞隨至，俯伏金階，將闖道源流暨鬼王隱匿虛無子之情，一一奏之。上皇斥責鬼王不應匿闖道仙真，打入陰幽受罪，敕將虛無子真魂提出，以便臨凡。紫霞得旨，金光下照鬼窟，群鬼護送虛無子而來焉。

虛無子見紫霞真人，似曾相識，而又忘之者。紫霞拍其額而呼曰：「塵根易墜今何墜，仙體難還務要還。」虛無子聞此二語，恍然悟曰：「爾吾師耶？吾何護世而猶在此耶？」紫霞詳言所以，且曰：「生限已違一次，爾宜急急投世，毋得再誤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紅塵甫入，首迷之厲如斯；若久在人間，其迷我者更不知何如也。吾不願入世矣。」紫霞曰：「前諾後悔，有是理哉？」用袖揮之，虛無子神飄天外，倚雲而泣曰：「仙降紅塵，欲得一生，而艱難若是，豈吾非仔肩大道者，而乃有此挫折也。」正悲泣間，赤霧真人穿雲而至，笑謂虛無子曰：「爾尚在仙界耶？」虛無子立道其由。赤霧曰：「乳子能言，人多為怪，見怪思斃，常情乃爾。如再投世，須謹言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善家難得，今古同慨，又將誰投？」赤霧曰：「自孩軀喪後，吾命仙童納丹口中，俟爾二次神附其體，奚必另擇他所乎？言訖，即導虛無子直投孩墓。

榮慶妻自知子嗣艱難，日守孩墓，泣曰：「為娘艱於得嗣，兒即早言，亦願撫之。此皆僕婦嬌兒，悔何及乎？」倚墓而泣，已歷半月。是夜更深，赤霧呼雷劈開孩墓，暴其軀於荒野，遣群鶴展翅覆之。次日，榮慶妻率丫環數人，又臨墓所獻果品之屬。剛至其地，群鶴飛鳴，乳孩呱呱。丫環驚而近視曰：「公子生矣。」榮慶妻喜出望外，急抱歸去。李翁恐為家害，令居異地。候至數日，無異常孩，始命歸來，同居一室，竟至七八載未嘗出一語焉。李翁以為啞也，更其名曰三緘。三緘樂觀書史，日夜不倦。翁惜其啞不能言，為之廣積陰功，以祈神佑。

祈禱甚久，毫無應驗，已置諸度外矣。

是歲，李翁七秩虛度，遍辭賓客，以酒燕之費為寒衣之施。衣始施餘，門外來一老道，鳴木魚唱偈。李翁迎入，食以齋供。

食已，詢及龍孫，翁以啞不能言為終身恨。老道曰：「是何足憂？今夜命彼同吾一室，明晨即能言矣。」李翁如命。老道於人靜候，私謂三緘曰：「爾何不言？」三緘曰：「言恐必死。」老道曰：「向之言太早耳，今其時矣。」李翁聞之，悉入室，喜曰：「孫能言耶？」遂命家人厚備禮儀以謝老道。老道曰：「謝吾不受。他年如許爾孫與吾結冰水之緣，其願足矣。」言罷，飄然而去。

李翁於是命子榮慶聘請名士，以訓三緘。